

洛學編



洛學編卷之五

博陵尹會一元孚輯

續編

大清

孫夏峯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厯庚子舉於鄉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遂爲輝人屢徵不仕世號徵君先生少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甫踰弱冠洛學編

卷之五

一

連丁內外艱喪葬壹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當天啟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鈞黨之獄桐城左公光斗嘉善魏公大中吳縣周公順昌皆雅善忠節公亦素重先生及左魏被逮時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泐投兩家是時高陽孫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忠節公參贊軍事其父鹿太公正暨新城張果中與先生同志爭出身營救先舍兩公子弟於鹿太公庄上先生作書求救於孫公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

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胷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
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甚哀鳥
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耻布衣行哭於燕
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于其取下
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揚遂菴求
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廡園
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無能哭訴尚負
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
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
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輒具疏

洛學編

卷之五

二

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將
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左魏以賊各累千萬榜
追之先生與鹿正張果中謀釀金輸納炎蒸跨一驢
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俱
先斃於杖越一年周公又以檻車被逮擬賊五千先
生復爲謀畫得數百餘金而周又杖斃矣是時逆賊
方張諸公素所交游皆搢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先
生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卒免於
禍三公遺骨藉以歸里是以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
稱先生與鹿正張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

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
招致先生不得介所知餽名馬先生固卻不受孫公
將薦先生於朝其客茅元儀爲先生言之先生固辭
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先生可
大用俱不赴歲丙子兵薄容城先生率兒若弟及族
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
守而先生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兵突至先
生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
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
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不赴時烽烟四警城

洛學編

卷之五

三

堡殘破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
依者愈衆先生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糧爲守
禦計暇則啟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
讓之風 國朝定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因田廬充采
地僑居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
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公潛菴出其門先生講學
不立門戶能通朱陸兩家之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
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
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氓野老有就先
生相質先生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讀父書觸

手澤輒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
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
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
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
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時
年九十有二葬輝縣子孫五世遶膝者三十餘人

尹會一曰先生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
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
高明沉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
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諸公之難

洛學編

卷之五

四

壹似氣節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
邱語閭閻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
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
則先生之養可知矣

平水十言

編人附卷中州人物考

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

代詩風外求而識論

賈不論自奇香

湯潛庵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八九歲時聽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卽習儀節徵實行慕祥異之年十六就傅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母趙氏罵賊死先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三衢山中每中夜讀書忽有所觸輒痛哭悲號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人咸哀之亂定歸里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館選庶吉士扃戶無所造謁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

洛學編

卷之五

五

武而亦並列了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死事諸臣似未可槩以叛書 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

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西按察使副使備兵潼關於是王師方下滇蜀潼關當孔道征調旁午民率竄走山谷先生與帥約資糧扉屨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溢帥肅隊帖然過境李廷玉者贛州巨寇也贛爲四省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潼關擢江西叅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甯後以父老乞歸里昕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峯受

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

篤實涵養純粹褒然推一代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辨論學術甚方後得先生書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辨章意潛庵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牴牾云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嘗於書義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若也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蒞任後正己率屬問民疾苦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數月劾其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講 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丙寅春 特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青宮先生聞 召卽行吳民送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畧具毀淫祠一疏中疏曰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散本尙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

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敵實行一年以來
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闕
闕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
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倣無所
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
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歛錢聚會迎神
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
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
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
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洛學編

卷之五

七

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
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
歛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
淳且浮費簡則賦歛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
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
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
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
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
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
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楞伽山俗名上方

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遯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盪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洛學編

卷之五

八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滯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造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

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上嘉納之蘇松兩府賦役繁重自有明已然實爲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籲請寬減另定科則格於部議未及准行至於改徵積欠爲分年豁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准揚徐諸州縣水災正供寬逃丁甦驛困諸事不憚再三入告當先生之內召也上眷注愈隆先生思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大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洛學編

卷之五

九

生正論諤諤不顧利害天下方仰望風采而忌之者亦衆旋調工部尙書丁卯卒嗚呼以仁廟之聖先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期雖傾軋者百端而終不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隆元年賜謚文正遣官致祭復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躬實踐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

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諸書皆不
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許謨以
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緒學編

卷之五

十



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諸書皆不
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許謨以
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耿逸菴先生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壁一日讀
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
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
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
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
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迷之案
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
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丙
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
洛學編

卷之五

七

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
長洲張湄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衆士風蒸
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
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
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家
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
儔君子之道人善甯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
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張仲誠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
令爲治重農桑務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
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警註
六論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
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
之者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
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
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龜圖以
教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畧圖書秘典學道六
洛學編

卷之五

三

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菴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
官中書丁外憂家居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
郊與鄉人講明正學已卯夏大雨儀封北關堤決水
淹城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鵬翮
薦赴河工以勞績屢著遷山東濟東道值歲荒詔
加賑卹憲檄猶未及下先生遽動倉穀數萬石給汝
上陽穀等縣饑民將挂彈章先生怡然曰爲民鑄官
吾何愧焉恐山東官吏皆以某爲戒矣事亦旋寢遷
江蘇按察使丁亥

洛學編

卷之五

三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超擢福建巡撫
至則置社倉毀淫祠褒廉吏糾貪墨訪猾隸奸胥寘
諸法教化大行閩故爲理學藪乃建鰲峰書院列學
舍百二十楹祀有宋諸賢選士肄業親勗諸生以明
體達用之學在閩三載政聲日上遂移撫江蘇是時
兩江總督噶禮氣燄赫奕性更貪橫先生不名一錢
直已守道凡有興革舉劾動輒齟齬因以疾辭不許
辛卯秋江南鄉試科場弊發先生廉其實具奏

聖祖遣重臣二人鞠之詞連噶禮禮力持其事使者
蓄縮不敢問先生毅然上疏劾督臣噶禮平日營私

壞法穢迹彰聞及通同考官爲奸利相庇護狀請卽
行解任一併研審噶禮亦誣先生他事馳奏先生遂
與噶禮俱奪職對簿案歸獄於先生擬褫職治罪噶
禮得不問下部議覆亦如之之意與五人無異
聖祖別遣兩重臣覆按按如初下部議覆又如之
聖祖特下詔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兒童婦女所
共知也此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
確議具奏於是九卿不敢主前議猶爾持之而益而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朕臨御五十年諸事
以公心處之張伯行清廉天下所共知也噶禮操守

洛學編

卷之五

六

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朘削半矣語云文官不
愛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朕自幼讀書研窮
性理如此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
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朕初遣官往審爲噶
禮所制再遣亦爲所懼汝等旣係大臣知張伯行清
廉當會議時何竟無一言及朕有諭旨方言其清晚
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
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翼日去命先生復任噶禮
革職其餘正法有差先生之解官也江南士民如失
慈父母奔走號呼遮道請留者以數萬計及去命下

歡動若雷各榜其門曰聖明天子焚香以祝篆酸疑
結衢巷間先生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濂洛關閩之
學其規模次第畧如在閩時已而詔遣使者審海
案使者劾先生狂妄自矜請褫職嚴訊疏七上乃許
讞成擬大辟封車至京聖祖曰此人朕固當用之
命署總督倉場侍郎尋管理錢法授戶部右侍郎仍
兼倉場事世宗卽位遷禮部尚書乙巳以疾卒於
位追贈太子太保諡清恪所著有困學錄二十四卷
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
居濟一得五卷行於世至於纂言之書凡數百卷其

洛學編

卷之五

五十餘種皆以朱子爲宗不稍惑於異說先生嘗論
朱子曰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
之功不在孟子下也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溺於人
心如楊墨之害仁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
合污皆背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
放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
端之蠡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虛無學浮
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
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
不可救藥朱子辭而闢之自有孜孜心良苦矣朱子

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者也其崇信朱子如此嗚呼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洛學編

卷之五

十六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寶靜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靜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餽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難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

洛學編

卷之五

七

爲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衆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作人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

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

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

冉蟬菴先生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蟬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闢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洛學編

卷之五

六

修或就其家採擇云

學登桂相嚴恭去主卦致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
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
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
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生
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闢之學
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
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
洛學編

乾坤兩卦解

睢陽湯潛庵先生著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卦為伏羲所畫而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以易名書者以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以對待言從卦圖上看變易以流行言從著策上看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如天地定位上下相對也而天氣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推之山澤則相通者也雷風則相益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地間蓋無物乾坤兩卦解

不然是所謂交易也變易如陽極變陰陰極變陽此天地自然之理而占筮有九八七六之數九變為七六變為八亦有變易之義天地間物物皆是易不是交易便是變易二端之外更無他也此古聖人以易命書之義也

三三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伏義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

乾健也陽主於動動而有常其動不息非至健者不能是知陽性至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以天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此卦六爻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乾道大通而至正筮得此卦者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此聖人作易開物成務

乾坤兩卦解

二

教人以法天修德之要也乾卦之辭只是要人如乾睽坤卦之辭只是要人如坤據至如據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皆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也龍陽物也故乾爻

皆取象焉而初之位則潛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象爲潛龍占爲勿用此爻在土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或事當謹密也凡古卦爻皆然不可拘泥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有剛健中正之德出潛離隱而爲見龍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也上應九五故利見乾坤兩卦解

三

九五之大人以行其道如伊尹之遇成湯太公之遇文王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故其象如此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人能以危道處危地則終於不危矣故无咎三居二乾之間有乾乾之象居下乾之終有日終而夕之象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據田與淵言則淵若下於

田據躍與見言則躍而起爲向乎天矣蓋謂之
見則其勢已定謂之躍則其勢方興九陽志於
進四陰則不果於進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
未定故疑之人能及時而動進退隨時則无咎
矣否則或先時而有爲則不免於躁進或後時
而不爲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有剛健中正之德以居尊位其象爲龍之飛而
上上乎天遂當霖雨天下矣然必得在下大德之
人方能共成天下之事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
乾坤兩卦解

四

皋陶也

上九亢龍有悔

九五之位尊之極九五之德中正之極九五之
時盛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過於上而不能下
故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
悔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指六爻皆變言也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
也剛柔相濟乃爲得中六爻皆變則爲坤本剛
而能用柔吉之道也見者彷彿之辭與見豕負

塗略同龍非无首見其如是耳若以剛爲天下
先其凶可知一性之材也對人觀象皆剛也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未述其所論剛柔之義曰
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
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夫必
遠好色必去小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
也至於禮臣下恤百姓虚心取善舍己從人其
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
退之類坤之柔也至於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
殺而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爲不義託孤寄命

乾坤兩卦解

五

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善觀易者必觀剛柔
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或得或失或吉或凶皆可以類推不知剛柔
之用不足以言易也此說本乾用九之剛而能
柔及坤用六變而爲陽之類亦有相發明者故
備錄之而其應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者文王所繫之辭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
彖者材也言一卦之材也後人解彖者斷也斷

一卦之吉凶也又解彖走悅也彖走而悅有開

舒發揚之意卦辭發揚卦蘊無所不盡故取義於此諸說不一總之依孔子材之一字可也不必過鑿易本占卜之書曰元亨利貞者文王主於卜筮以教人也至於孔子之傳則專於義理矣故以元亨利貞分爲四德而此則專以天道明乾義也大哉歎辭乾元者乾之元也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此言氣而不言形若涉於形便是坤之資生矣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天出乎震而生長收藏不過此四德而已

乾坤兩卦解

六

統四德則統天矣資始者無物不有也統天者無時不然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此釋元之義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愚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亦論其大概其實陽氣無消盡之時故花木有至秋

時而無時息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八龍之乘者因龍字主也喻

向者乾元資始之時僅有其氣而猶未有其形也坤元資生之時始有其形而猶未流其形也至是則氣發洩之盛而雲行雨施矣品物得雲雨之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不已機不停滯此乾之亨也雲行雨施者氣之亨品物流形者物隨造化以亨雲行雨施猶是氣之可見者若不得內而乾德之亨的道理在亦不能雲行雨施亦無從而流形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戰山劉氏曰此一條

乾坤兩卦解

七

疑在乃利貞下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六爻之位各有攸當皆以時自然而成而乘此六龍以行天道爻有定位故曰六位六龍者潛見惕躍飛亢之六龍也時成者如位在初時當為潛位在上時當為亢也乘龍御天者當處之時則乘潛龍當出之時則乘飛龍時當勿用聖人則勿用時當知悔聖人則知悔也乘龍御天只是時中乘六龍便是御天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

如御車之御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學者當
觀其時成時乘聖人時中變化行無轍迹之妙
可也上一節專贊乾元此一節則贊聖人知乾
元六爻之理而行乾元之事則澤及於物足以
爲萬國咸甯之基本矣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各者卽一物原來有
一身各有族類不混淆也正者言萬物受益各
得其宜卽一身還有一乾坤不相倚附妨害也
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保者常存而不虧合

乾坤兩卦解

八

者翕聚而不散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
正者各正於萬物向實之初保合者保合於萬
物向實之後言乾道變化不窮固品物流形矣
至秋則物皆向實各正其所受所賦之性命至
冬則保合其太和生意飽足無少缺欠凡資始
於元流形於亨者至此告其終斂其迹矣雖萬
物之利貞實乾道之利貞也故曰乃利貞就各
正言則曰性命性命雖以理言而不離乎氣就
保合言則曰太和太和雖以氣言而不離乎理

其實非有二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甯
聖人端拱首出於萬民之上猶乾道變化無所
作爲萬國各得其所而咸甯猶萬物之各正性
命而保合太和也乘龍御天是天道在聖人運
行之中至今日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平此聖人
之利貞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伏羲卦之上下兩象謂之大象又周公六
爻所繫辭之象謂之小象孔子從而釋之通謂
之象卽彖辭之傳以彖曰起之是也象者像也
乾坤兩卦解

九

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
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無窮
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
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
至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
名之象也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天
行者見其六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復重之
象非至健者不能也以者用也有所因而用之
之辭卽箕子以之之以也自強者一念一事莫
非天德之剛也息者間以人欲也天理周流人

欲退聽故自強不息若少有一毫陰柔之私以
間之則息矣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強不息
者在我之乾也君子自強不息之實究竟亦不
外乎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已四德何所不賅此便
是合其天德之剛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在下者陽爻居於下也陽故稱龍在下故勿
用此以下舉周公所繫六爻之辭而釋之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乾坤兩卦解

十

德卽剛健中正之德出潛離隱則君德已著化
及於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猶往來言君子所以朝乾夕惕者此心去
去來來惟在此道而已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則其進以時故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言作而在上也大人龍也飛在天作而
在上也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此只言飛龍在

天下同聲相應一節則言利見大人上治一節
方言大人之事乃位乎天德一節則見其非無
德而據尊位四意自別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陰陽盈虛一定之理盈卽亢不可久致悔之由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剛天德須用坤德以濟之若任剛好先則過
矣故用九言陽則不可爲物先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禮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乾坤兩卦解

十二

孔子於彖象旣作之後猶以乾坤之道大而六
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以申明之所以盡其
蘊也虛齋蔡氏曰文言二字之義猶後世所謂
釋文也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乾道所包者廣
有在天之元亨利貞有聖人之元亨利貞有在
人所具之元亨利貞此則就人所具而言也元
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而在人則爲
仁是仁者人身之元也仁義禮智皆善也仁則
爲萬善之所從出故爲善之長亨者生物之通
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是理之顯著亨通者卽在

人之禮也人由禮行則事事皆通悖禮行則處處皆滯故以亨屬禮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以至事父事君皆有天理之節文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許多嘉美輻湊得來乃嘉美之會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在人則爲義義安處卽是利也如上下彼此各得其當然之分不相乖戾此乃義之和也斯所謂利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所謂保合太和而爲將來元亨利貞之根柢也在人則爲智貞有二意正而固也而總屬知故不知正之所在非智也

乾坤兩卦解

三

或知正之所在而不能固守非智也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惟知事親從兄正也弗去固也幹者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事依以立故爲事之幹也此四者就天之在人者言下體仁四句就人事之當然言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體者所存所發無不在於仁是此身以仁爲體也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

長人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也如此則天德之元
在我矣會者眾理之所聚然必至善恰好皆天
理人情自然之至而無不嘉美焉則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故足以合禮如此則天德之亨在我
矣不相妨害之謂利利則必和無所乖戾之謂
和和則必利義者處物得宜之謂也物雖萬有
不齊然各有自然之定理故能處物得宜而不
相妨害則上下尊卑之間自恩義浹洽無所乖
戾而義無不和如此則天德之利在我矣貞固
貞字只當正字僅得彖辭貞字之半事有未正

乾坤兩卦解

三

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正而且固故足
以幹事如此則天德之貞在我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行此四德卽體仁嘉會利物貞固也然非君子
之至健豈能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所以明君
子卽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聖人神明不測故曰龍德在下故曰隱不易乎

世者守其道不爲世所移也不成乎名者晦其
才不求知於時也遯世无悶者不見用於世而
无悶也不見是而无悶者不見信於人而无悶
也不易乎世與遯世舉一身言不成名不見是
就所長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猶言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見得是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
遇初九何嘗有樂行時樂行句特以起憂違一
句耳若但知憂違而不能樂行何以爲龍德而
隱確乎其不可拔言其憂違之操堅不可奪此
所以爲潛龍也

乾坤兩卦解

十四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
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
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
也

正中者初居下三居上二正當其中是以龍德
而處正中者也庸言亦信者無一言之不信也
庸行亦謹者無一行之不謹也既信既謹其德
已盛而猶閑邪以存其誠所謂無斁亦保也念
念皆誠則發之言行愈信謹矣如此則善蓋一
世而心不自滿德施者溥而物爲之化此皆大

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同一聖人耳其在
初九則人但見其德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與
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而已至於九二則出
潛離隱而德已章顯於世矣故人得見其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也而不伐德博
而化此皆時位爲之也所謂有隱顯而無淺深
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
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乾坤兩卦解

五

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
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者非無事而徒勤也蓋
進德修業也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
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德以心言葉
以事言信者以實之謂非言而有信之信修辭
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爲不妄
也德則日新不已故曰進業則如屋宇未修則
修之旣修則居之故曰修曰居先知爲幾知理
之所在而必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此進德之

事知理必至是而後爲可止之地遂守之不移
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此居業之事君子之學
如是故在上在下不驕不憂君子所以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者以此故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
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故无咎

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四之
或躍或處上下无常似乎有求進之意者不幾
於爲邪乎然其實非爲邪也進退无恆似乎獨
乾坤兩卦解

六

離其羣者然其實非離羣也蓋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惟及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此
其所以无咎也上進釋躍字義下退釋淵字義
无常无恆釋或字義非爲邪非離羣釋无咎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從其類也

同聲相應如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之類是
也同氣相求如日火之精而以陽燧取火於日

管月水之精而以鑑取水於月之類是也淫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雲生故雲從龍虎嘯則風烈故風從虎聖人既作則萬民莫不快睹所以然者以天地陰陽之理皆各從其類也天在土凡本乎天者皆親之如動物是也地在下凡本乎地者皆親之土如植物是也聖人爲人類之首以九五之德位同類之大人豈不相親所以利見者以此或問九二亦利見大人者亦有聲應氣求之理何爲無一言及之曰九二德上意多九五位上意多

乾坤兩卦解

七

九二之爲大人特取其德耳若九五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爲萬國之所朝宗其於聲應氣求之理固表表然其尤顯著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高貴非君非臣故曰无位純陽无陰故曰无民九五以下皆賢人也賢人宜爲之輔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輔之者故動而有悔

也

潛龍勿用下也

以其位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止息也出潛離隱未得君位姑隨時而止息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所當行之事即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其時之可否而不遽進也

飛龍在天土治也

亢居上以治下也

乾坤兩卦解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以其處位之窮窮則災生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君道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在下也以爻言潛龍勿用下也以位言此則

以氣言陽氣潛藏正陰氣極盛之時天地閉賢

人隱所以勿用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

黃俗也所謂百姓昭明也

言飛味大矣結

終曰乾乾與時偕行

莫天之健終日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偕行而

不息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由聖德剛而論柔順天順

九四離下內卦之位升上外卦之位變革之時

故且進且退疑而未定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有是天德而居是天位故曰乃位

乎天德惟聖人在天子之位斯可言此若無德

乾坤兩卦解

九

而據尊位謂之天位則可謂之位乎天德則不

可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當亢極而不知變通乃與時而偕極故有悔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立天土衣佳之益變革之

剛而能柔天之則也聖德剛而能柔則天則於

聖人見之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以三之益也亦與之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

文言旣分元亨利貞爲四德矣然元實統四德
故此合言之所以極贊乾元也始而亨者言物
方資始之時已有必亨之理則亨者固此乾始
之所亨也性者百物具足之理情者百物出入
之機方元亨時非無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實理
未完故必至於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耳是
利貞者亦乾始之所成就也乾元始物能使庶
物生成無不嘉美無不利賴是以美利利天下
也而庶物自成其形自成其性造化機緘渾然
不露莫知其所所以然則乾元豈不大哉

乾坤兩卦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則
正指四德言也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
貞貞而復元無所屈撓無少間斷此便是剛此
便是健且當元而元元之末則繼以亨當亨而
亨亨之末則繼以利當利而利利之末則繼以
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無過不及處中也元
自爲元亨自爲亨利自爲利貞自爲貞此是位
之不偏處正也此四者乾之德也純者剛健不
雜於陰柔粹者中正不雜於邪惡而精者又純

粹之至極也乾德之妙非一言所能盡故首以剛健中正贊之猶未足也又贊之以純粹又贊之以精非聖人知天地之化而與之默契無間亦論不及此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情者乾之情也發揮者每一畫有一爻辭以發揮之也旁通者曲盡也言乾道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乾道固大矣惟聖人立六爻以發揮之有初之潛二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之亢

乾坤兩卦解

三

該括曲盡乎乾之情而無遺時乘六龍以行天道其德澤流行敷布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則乾道之大不在乾而在聖人矣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用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成德者已成之德也君子以已成之德舉而措之於行則其事業之所就指日可見矣然所能者德也所

不能者時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也惟其隱而未見故行而未成時位阨之也是以占者之君子亦當知之而勿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正中雖以爻言然聖人之德不過此正中而已多聞多見所以聚夫衆理也然所聚之理有是非得失焉有精粗本末焉又必親師取友問以辨之欲其明也至於是非得失各有所歸本末精粗無所不盡則須優游饜飫勿忘勿助乾坤兩卦解

三

俾所聚所辨之理蓄於吾心者融會貫通而居之安矣至於事至物來之時則以其所居者行之必須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所謂仁以行之也四者大人之德所由成也雖非君位而君德已備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交接處以剛接剛故曰重剛非指陽爻居陽位也所以九四居陰位者亦曰重剛位非二五故曰不中過中而

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下已離於田以時論之
蓋危懼之時也九三因其時而乾乾兢惕故雖
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爲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人謂三也三四雖皆人位至四則出乎人之
上而逼近九五矣蓋可疑之位也故或之或之
者疑之也惟其疑必審時而進矣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乾坤兩卦解

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夫九五大人之德以道爲體只是無私而已故覆
載無私天地之德也其照臨無私日月之明也
其生息無私四時之序也其禍福無私鬼神之
凶吉也凡此皆道也大人與道爲一其德皆有
以合之是故意之所爲創制立法若先天意而
爲之者而天弗違悖如所謂薦之於天而天受
之是也知理之所在奉而行之爲後天而奉天
時如所謂天敘有典而我悖之天秩有禮而我
庸之是也大人之心純乎天理與天渾合先後

相應不差毫髮天且弗違於大人而況于人乃
得天地之理以生鬼神不過天地之功用雖欲
違乎大人豈能違天乎然非天人鬼神同爲一
本何能與之相合而無間哉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

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

消長之理知之既明而處之不失其正唯聖人

乾坤兩卦解

言

能之再言其惟聖人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見
人非聖人不能也此第六節復申前數節未盡之

其意聖人

三三坤上
三三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偶者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陰之成形

莫大於地故三畫皆偶則名坤而象地六畫皆

偶則純陰而順之至矣故名象皆不易焉坤元

亨與乾元亨不同乾無所不元亨也坤只是柔

順者元亨也馬象乾牝馬取其爲乾之配馬全
是健牝牛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
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乾無不統坤則爲
乾所統占者之君子先乾而行則失其主而迷
錯後乾而行則得其主而利矣蓋造化之理陰
從陽以生物待唱而和者也君爲臣主夫爲妻
主後乾卽得所主矣利孰大焉本義陽主義陰
主利象辭無主立意文言後得主而有常程傳
增一利字未敢從也西南東北以文王圖圖陽
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陰氣始於西南而盛

乾坤兩卦解

三

於西北西南乃坤之本鄉兌離巽三女同坤居
之故爲得朋震坎艮三男同乾居東北則非女
之朋矣故喪朋陰從陽爲正惟喪其三女之朋
從乎其陽則有生育之功是能安於正也安於
其正故吉 此段依來註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者極也只自坤分內言亦到極處也大則無
所不統故以大贊乾而以至贊坤亦見陽全陰
半之理也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而已非乾
有元而坤復又有一元也乾以施之坤則受

之總一氣相感而已生者形之始萬物之形皆
生於地然非地之自能爲也天所施之氣至則
生矣故曰乃順承天此釋卦辭之元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載物以德言德合无疆卽指其載物之厚
德也含宏光大是也无疆者乾也含者包容也
宏者是所舍者无物不有以蘊蓄而言也光者
昭明也大則是其光無遠不屆以宣著而言也
坤之亨在光大二字然必蓄諸內者宏而後發
諸外者盛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品物咸亨
乾坤兩卦解

美

正是萬物潔齊物皆相見之時此品物隨坤而
亨也此釋卦辭之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地屬陰牝陰物故曰地類又行地之物也行地
无疆則順而健矣此則柔順所利之貞也故利
牝馬之貞此釋卦辭牝馬之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
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君子攸行卽文王卦辭君子有攸往言占者君
子有所往也失道者失其坤順之道也得常者

得其坤順之常也先乾而動則迷而失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常西南雖得朋不過與巽離兌之女同類而行耳若喪乎三女之朋能從乎陽則有生物之功矣終必有慶也蓋柔順從陽者乃坤道之安於其正也能安於其正則陽施陰受生物无疆應乎地之无疆矣此釋卦辭君子有攸往至安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坤之象地勢者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亦重坤之象也又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乾坤兩卦解

曰地勢厚德載物者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數六老而八少陽數進進則寡以至於多故七少而九老陰數退退則多而至於寡故八少而六老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占者當防微杜漸圖之不可不早也易爲君子謀乾言勿用即復卦閉關之義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堅冰即姤卦女壯之戒防小人之易長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於自見也卽或時出而從王事不敢當其成功
必能致力以終事爻有此象故戒占者如此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以時發者言非終於自守待時而出有所爲也
或從王事連下無成有終孔子小象多如此盡
力終事不擅其美其智慮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結囊口也陰虛中囊象重陰結閉括象六
四以性體言則重陰爲能括囊以時位言則不
中又當括囊也吉凶悔吝生於動括囊不出復

乾坤兩卦解

三

何咎乎然名亦無從生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慎也无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言其中也裳下飾言其順也黃從五字
來裳從六字來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
內而見諸外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有是象而
其占則元吉也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
則於道理爲盡善而元吉也宋史郭雍傳曰坤
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

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中順之見於外者未有見於外而不本於內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陽固龍陰亦龍也陽方甚微固無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無獨克之理故其象爲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進而至於卦外故曰野陽固傷而陰亦傷故曰元黃兩敗俱傷其

乾坤兩卦解

三

凶可知曰堅冰至者所以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所以著堅冰之至於其終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之極其道必窮窮則必爭理勢之自然也

用六利永貞

陰柔本不能固守今六陰皆變而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永貞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今始陰而終陽故曰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動者生物所動之機德者生物所得之質乾剛

坤柔定體也坤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

翕受而敷施之其生物之機沛然不可遏止此

又柔中之剛矣乾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

及其承乾之施陶鎔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

如根莖者不可爲胎卵羽毛者不可爲鱗介此

又靜中之方矣柔無爲矣而剛則能動靜無形

乾坤兩卦解

三

矣而方則有體柔靜者順也體也剛方者健也

用也後得主而有常者後乎乾則得乾爲主乃

坤道之常也含萬物而化光者靜翕之時含萬

物生意於其中及其動闢則化生萬物而有光

顯也坤道其順乎贊之也坤之於乾猶臣之於

君妻之於夫亦惟順承其命而已一施一受不

敢先時而起亦不敢後時而不應此所以贊其

順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依來註

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出來者漸

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
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
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
成也由來者漸責臣子也辨之不早責君父也
爲君者當於其微時而辨之勿使潛滋暗長以
至禍發而不可止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習
因循以至此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
乾坤兩卦解

行也

直者何也言其本體之正無少邪曲也方者何
也言其裁制之宜無少差謬也此六二之所以
爲直方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使此心純乎天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守義以方其外使凡事
順應無違而各還其本然之量內外交養體用
咸備不期直而自直敬立不期方而自方義立
則德盛而不孤矣不孤則大矣從容中道何疑
之有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不曰直方而德不
孤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者直方是見成字目

敬義是工夫字目乾言進修坤言敬義其曰忠
信則敬之謂也其曰修辭立誠則義之謂也直
方不可爲也敬義所可自盡也學聖人者由於
進修欲進修者先於敬義嗚乎備矣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
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陰雖有美舍之或從王事不敢有其成者非其
才有所不足不能成也乃其分之不敢成也何
也天統乎地夫統乎妻君統乎臣故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皆不敢先自主也天能始物而不
乾坤兩卦解

能終物地繼其後而終之則地之所有終者終
天之所未終也而成功則上之於天也故曰无
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
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變化二句乃引下文之辭言天地交感變
化萬物草木且蕃盛則君臣際會賢人道亨可
知矣若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隨君臣道絕賢人
隱遯坤本陰卦六四重陰又不中則陰之極矣
正天地閉塞不能變化之時也故當謹守不出

者以此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
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黃者中德也中者內也言中德之在內也通者
貫通理者條理人之一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
應萬事未有滯塞混淆而可稱有德者也此釋
爻辭黃之義正位居尊位也體者乾坤之定體
也乾陽乃上體坤陰乃下體雖居正位而不失
爲下之體此釋爻辭裳之義美在其中而通暢
于四支所謂四體不言而喻也發見于事業則
乾坤兩卦解

言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也豈非美之至乎深
贊之以見爻辭之所以言元吉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
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
而地黃

疑者似也似與已均敵無大小之差也陰本不
可與陽戰今盛極似與陽爲敵故以戰言陰盛
已無陽矣本不可以稱龍而陽不可一日無也
故稱龍以存陽也雖稱龍猶未離陰之類也故
稱血血陰物也其色元黃天地之色雜矣陰陽

俱傷也

先文正公窮經功深每欲折衷先儒論說自
輯一書是以寄徵君孫先生書云五經中惟
易與春秋最難先治其難者後緣徵君有洛
學編之命遂暫輟其功故稿多星列散佚今
於舊篋中檢得乾坤兩卦解雖吉光片羽亦
足徵先文正公窮經之苦心爾

曾孫發祥謹識

此解雖間有與義傳稍異者然其發明義傳
之意詳盡精確與他家迥然不同解兩卦已
乾坤兩卦解

如此於全經可知其深得乎易理而有功於
程朱也亦可見已

後學謝連成謹識

